



记者外传



张恨水全集



0439132

记者外传

长篇小说

①上



0439133

记者外传

长篇小说

①下

(晋)新登字2号

记 者 外 传 (上、下)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3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78—0767—1

1·745 定价: 9.80元(套)

内容提要

年轻记者杨止波，只身从南方来到北京一家报馆工作。于是，以他的活动为线索，展开了他与几位女子曲折缠绵的爱情故事，展示出旧北京的一系列风俗人情，展示出一个千姿百态的世界，可尽观人生的坎坷不平 and 世态炎凉：女演员的红颜薄命、悲惨遭遇；妓女们的生活内幕、哭笑生涯；官场上的买官鬻爵、贪污勒索；政客间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文人们的穷愁潦倒、自命清高……

目 录

第 一 回	四海为家轮凝今日雨	三星在户鼓乐满城秋·····	1
第 二 回	老手跌狂夫哄堂大笑	殍灵夸死者隔巷传悲·····	18
第 三 回	门户闲过内尘名利梦	文章奇耻外报国家愁·····	30
第 四 回	挤背挨胸歌台观异迹	拔来报往书馆听狂呼·····	42
第 五 回	见习夜深归依门惜别	成功天半晓购菊还居·····	59
第 六 回	消息悦同人铜山难产	豪华来晚客金印堪迷·····	77
第 七 回	惊悉消闲人疑花柳醉	漫言合作我慕布衣交·····	93
第 八 回	甲骨起奇文少年骇异	佛香烧篆字失主何求·····	109
第 九 回	白纛舞能宽嬖人献寿	朱门求有术书记来钱·····	126
第 十 回	帖尚宜春过年原有故	誓将守夜扣值太无聊·····	145
第 十 一 回	纳币引车巧言夸老吏	劝餐敬客妙事说先生·····	163
第 十 二 回	诗解茶楼人比黄花瘦	财丰赌墅树经绿叶扶·····	180
第 十 三 回	诗句海无边灵槎变幻	乱言虹有影索款浮空·····	198
第 十 四 回	一道网拦客言京路断	几声炮吼人迹古城稀·····	214
第 十 五 回	人涉沉浮请观通电话	社分得失来考巧诗题·····	233
第 十 六 回	执事数文人论家分帙	谢恩酬太监叩首瞻天·····	250
第 十 七 回	酒约好谈诗陶然亭内	眠迟须痛哭无定河边·····	267
第 十 八 回	部说西厢心惊名姓合	派分学府稿到物情传·····	285
第 十 九 回	闲走雪泥奔车谈古事	督兴林垦复辟恕奸奴·····	299
第 二 十 回	塌屋感园荒梁崩丧燕	深心谈讼事杠结飞龙·····	314
第 二 十 一 回	学子耀奇能赠图示艺	良朋笑彻悟屈指拈花·····	328

第二十二回	处士学乎化金为好语	此公行矣微服出名京……	343
第二十三回	难受鞭挥夕阳作夜遁	怎听电掣水线约横飞……	358
第二十四回	通信新刊一人传妙手	老拳乱舞十臂结围城……	374
第二十五回	去舞看衣衫游人历史	来书成锦字学士婚姻……	389
第二十六回	素履闯高楼新儒嚼蜡	荒街有野寺古版翻书……	406
第二十七回	破国尚迎亲人空巷看	还家来视疾语比花圆……	424
第二十八回	辞职事闲妇为牛马走	釜名呈揭人等海潮音……	439
第二十九回	聚赌走卑儒发薪救苦	劫车拦旅客升盗为官……	453
第三十回	草令不灵专呈倒阁去	索钱无术漫画下台时……	471

第一回

四海为家轮凝今日雨
三星在户鼓乐满城秋

那铁制的车轮，打着钢轨，一下比一下慢，那是火车已经告诉你，到了车站了。这个车站，就是北京东车站。何以叫东车站呢？那时北京有三个总站，在前门东方的叫东车站，通到上海，或者沈阳。在西方的叫西车站，通到汉口。还有一个，在西直门外叫西直门车站，通到包头。刚才要到东车站的火车，是由浦口北来，走了约有三十多个钟点，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十一点多钟了。

这节三等车里，有一位杨止波，他还只有二十四岁。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灰布夹袍，外罩一件青布夹马褂，人是清瘦，不过脸是圆的，五官倒也端正。他从没有到过北京，所以都很陌生。在车上遇到一位苍白胡须的老先生，就向老人请教一切。老先生道：“现在已经半夜了，当然不能去会朋友。我也是如此，打算在前门外找一家旅馆歇一晚，明早再去找朋友。你就同我一路去找家旅馆，好吗？”杨止波道：“有老先生指点，自然愿意跟随。”老先生听说，就点点头。

杨止波和老先生，同坐一把椅子，车子经过天津，已经上满了客。在杨止波和老先生的座位对面，有一位中年男子，穿着哗叽袍子，留着一圈小胡子，有一点政客的模样。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就在袋里拿出火柴盒，取着一根火柴，

在窗户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又画一个圈圈；又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趁着玻璃板上有了块白色，就写“靳阁不易维持，学潮扩大”，这样写了又写。杨止波想着：这人是同行吧？这也可见，一人出门，多么无聊呢！

咣！咣！听见钟响，火车停了。这就看到，火车上人纷纷乱动。老先生向他摇着手道：“不用忙，火车已经到了，慢慢下去不妨。”杨止波答应是。火车的玻璃窗，全都打开了。这时，旅馆还有接客的店友，打着灯笼，灯笼上用黑的或红的写着各旅馆的招牌。老先生就招着手，叫了一位接客的前来。那灯笼上写着“千祥旅馆”。于是把行李，从窗户里递过去，叫运夫把行李扛着，两人下车，跟着一盏灯笼慢慢的走出站。

杨止波这时没有了累赘，随了大伙儿走，对站里站外，仔细一看。站里是很长的月台，月台靠里，是一堵城墙。再往上瞧，没有灯火，却看不清楚。缓缓走出车站，猛然看去，就不免一惊。因为站外，由东往西，是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一片。在广场两头，是一截街道，街道旁边，却突立着四丈余高的城墙，将栏杆石坡曲折的围住。再上去，又立了五层高的箭楼，那箭楼非常的壮丽伟大。箭楼西边，那就是西站，同东边一样有广场，有车站。这在从前，也听到人说过，前门箭楼很伟大，今天站在箭楼下一望，真是几十万户人家，拱卫伟大的国门，使这里生色不少。

广场上，有很多的车子。当年汽车很少，有也就是几辆。却是马车，人力车，搬东西的排子车，几乎填满空场。老先生雇了两辆人力车，把行李往上一搬，人也坐上。旅馆里那位接客的，打着灯笼在前引路，两辆人力车在后跟随。

杨止波这时要看一看北京的街市。那天正是前门街上夜市。两边街上，摆了无数的地摊，这些地摊，就连环的摆着。前门大街，本来是很宽很长的。站在箭楼下一望，只见无数的灯火，不尽的人影活动，发展到看着模糊的地方，方才停止。那时虽已有电灯，可是来电以后，像鬼火一样，而且根本不供给夜市。因之在夜市里作买卖的人，点的是一种“电石灯”，或者叫“水月电灯”，各搁在摊子上。这个名字，倒很有点诗意。

人力车一拐，进了小胡同。那两旁人家，和江南一比，就矮得多。走了一会，到了千祥旅馆。老先生一切都打着经济算盘。他以为住一晚上，何必浪费，就在三等旅馆住一晚罢。所以这旅馆是三层四合房子，他与杨止波就挑了一间屋子住下。房间里就只有两副铺板，一张方桌，点上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此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这有一样东西却引起杨止波的关注。他坐车子刚到旅馆的时候，后面跟有一种车子，北方叫做骡车。这骡车是半节椭圆形的车棚，架子是木头的，上面蒙着蓝布。人要坐上这车子，就得将脚缩住，来一个盘腿式坐进这车身里面。车杠前，绑了一匹骡子，杠子上坐了一位赶车子的车夫，还悬了一盏尿泡式的灯笼。那车子让骡子拉着慢慢的走。同时那车轮响起“得儿隆冬，得儿隆冬”的声音，非常的有节奏。杨止波下了车看着，简直忘了进去了。

老先生喊着：“房间开了，进去吧！”杨止波这才进去，心想，北京这地方，确有风趣，所以在房里虽与老先生谈话，两只耳朵却常常对胡同里去听着。过了一会，有卖馄饨经过。这还听得出来。卖馄饨过去，有很尖利的声音，吆

唤着过来。这有十二点钟了，是什么东西，这样叫卖。老先生坐在铺上，看到他静听的样子，笑道：“你猜，这是卖什么东西的？”杨止波道：“我正听不出来。”老先生道：

“若论卖这样东西，时间尚早，要两个月后才卖，自然也有得着稍微早一点的就拿出去卖。这种东西，是南方没有的，是卖一种受了风伤的花生，吆唤着‘半空，多给。’一个铜子，他能给你一大堆，他是推独轮大车卖的，也有背着一个口袋卖的。”杨止波这才明白，多谢老先生指点。

次日早上，告别了老先生，便叫了一部车子，往顺治门外大街皖中会馆来。自己在车上，周围四顾，觉得会馆真多。自从科举停了，虽然没有应考的举子，但是那些当差事的人，以及大学生，也照样住在里边，大概住会馆的人，以穷人为多。杨止波要找的人，叫王豪仁，在段祺瑞管的训练处里当一名小差事。杨止波到了皖中会馆，便把找王先生的意思，告诉看会馆的长班。不一会，王豪仁接到门外。杨止波向他看去，见他穿一件灰布夹袍子，可是油腻了许多块，脸黄瘦着，虽然不是长脸，也瘦小得有一点尖了。王豪仁先道：“你来了，很好。那位邢先生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已经好几次了。你不用找地方住，就在这里住下。”杨止波道：“我现在四海为家，到哪里住都可以。”于是叫长班去搬取行李。

原来这皖中会馆，进门有三进院落。穿过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院子，王豪仁就住在正房里一间屋子。这屋子倒很大，只是东西太少，一副铺板，一张破了缝的桌子，另外两张木椅。这椅子只有靠背的地方，有一个木头圈儿。桌上将报纸垫了桌面，堆了二三十本书。便道：“这很可以，

我只要一间聊避风雨的屋子就行了。”王豪仁道：“我平常总是在机关里住的，你一来，我这屋子全让给你了。”当时行李已经搬进了屋子，杨止波布置妥当。王豪仁道：“我这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我看你也在这儿搭伙食吧？”杨止波连说可以可以。

王豪仁和杨止波坐谈了一会，便道：“我和老弟，去见一见邢先生吧，他是很望你来的，今天见了，我想明天也许可以上工了吧。”杨止波道：“这样正好，要不，我在北京没事做，也不行。”王豪仁便带着杨止波步行向邢家去。因为邢家就在米市胡同里，与这里相距不远，只经过一条直街那就到了。杨止波跟在后面，向前看看，这里叫顺治门大街，街道很宽，约有六七丈。在街上，石子突出，奔走起来只是不平。在南头，便是菜市口，这是一条丁字街，是早年专门行刑杀人的地方。转一个弯，叫骡马市大街，这是科举时代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米市胡同就在这儿，在胡同里走了几步路，就到了邢家。那邢家是个四合院，最典型的北京的屋子。靠南隔了一个屏风门，靠北三间屋子，两间打通，这是邢家的客厅，也是新闻编辑所。中间摆了一张大餐桌，周围摆了几张藤椅。此外有两张两屉桌，一张摆茶壶，一张翻译电报。翻译电报，就在进门的窗子边。靠里一间，有圆桌，另外两张藤椅。外表上看来，这不过是个中等人家。屋里正坐着一个人，圆脸，睛眼漆黑，嘴上蓄了一撮短胡子。身穿哗叽夹袍，在那里看报。

王豪仁抢着走了几步，进了屋子，那个人站起，他首先介绍着道：“这是邢笔峰先生，这是杨止波老弟。”杨止波

随着他走进来，邢笔峰连忙伸手握着。笑道：“杨先生来了，我是欢迎的。听说你在芜湖，担任一家报馆的总编辑。可是我这里只有两三个朋友，凑合凑合，勉强担任北京上海报馆的稿子，那要比起内地报馆来，可是差得太远了呵！”王豪仁道：“我这位止波老弟，他跑上北京来，就是要观光观光，老兄这地位，正好合适。”邢笔峰然后请二位坐了，笑道：“那就更好了。”

邢笔峰就把他的工作，略微介绍了一下。他是上午看报，然后把上海的电报发去第一批。午饭以后，编好警世报与北方日报的稿子，再发一批电报，这就完了。杨止波来了，这就把北方日报的稿子，让出来给杨止波编。至于发稿的来源，有电话报告，也有各方来稿。但这些稿子，电报发不到十分之二三，编的稿子更少。这些稿件作什么用，那是邢先生的秘密了。

至于所出的报酬，就只有十元钱。若是出了皖中会馆的伙食费，只剩一块钱了。这自然是不够。但是王豪仁早就知道他送钱不会多，对杨止波说过：“邢先生送钱多少，你根本不必过问。好在他给钱，几元伙食费那总会有吧。至于零用钱，我补贴一点，那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所以报酬一层，杨止波也没有计较，就完全答应帮忙了。本来还打算坐一会，看到他快要发电报，不便惊吵，约了明天上工，就告辞了。

这时，公务人员上各个机关里去办公，叫做上衙门。王豪仁该上衙门了，就把杨止波送到会馆里，问有钱缴伙食费没有？杨止波道：“这还有的。”王豪仁道：“有钱零用没有？”杨止波道：“缴了伙食费，还够几天零用。”王豪仁

听了这番话，这才去办公。杨止波一人在屋子里，看看外边，时间约莫是十点钟。他心想，今天无事，要怎么消遣一下，可以计划计划，一到明日，就要写稿了。北京有两三个熟人，要去看朋友这恐怕上学的上学，办公的办公去了。要说去玩耍，一来路途不熟，二来也没有许多钱。不如出去散步散步，看累了就回来，这倒是很好。这样想了，自己锁上了房门，便起身出门漫步。

他是向北走的，不多路是顺治门。顺治门实在是宣武门。顺治门是顺治年间重修的，人就这样叫喊着。他进城走了一段很宽的街道。但是他没有照着宽街往前走，顺了城脚往东行。因为他听了朋友说，北京报纸，就只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销路好，而且只有它装有卷筒机。因此，去看看那报馆，也不无好处。

这城墙边上也是很宽的，但是街道卫生，官家一概不管。堆的秽土堆，有的比人还高。车子一过，秽土滚成车辙，就有两尺多深，所以人走起路来，地上灰尘随人脚跟卷起，扑个满身。杨止波这样走着，约一里多路，这就是北新华街，顺天时报就开设在这儿。以前军阀时代，老百姓是被欺负得可怜的。可是日本人，就什么全不在乎。所以这家顺天时报，在当时比别家阔。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这就是顺天时报馆。这里青砖到顶，有很大一片院子。院宇前面，盖了一座楼房，算是他们的营业部。从前北京，很少人盖楼房，日本人可不管官家许可不许可，就盖了这一所楼。于今看起来，盖一所楼不算什么，可是当年，而且是一家报馆，那就了不起了。

杨止波正在看顺天时报馆，心想：看外表，就是有所楼

而已，最好是到里面去看看。不知道邢笔峰家有这条路子没有。这个念头，还不曾想完，忽然乌云盖起，大风突来，面前有几棵槐树，被风一吹，那树枝整个的翻转过来。哎哟，这怕要下雨吧？北京今天才到，碰到大雨，怎样回去呢？这没有别的什么法子，只有赶快的跑，或者可以跑到家。因此，就走原路，提脚快走。可是天变起来更快，四围乌云密布，一点青天没有。那风势更大，真是飞沙走石。面前来了一阵旋风，那灰土被风一卷，一大团黑雾卷入半空。北京树木很多，人家院子里各种各样树，借着旋风一卷，就吱咯吱咯发起很大的声音来。

杨止波看到这个样子，便急忙忙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不多远，有个八字门楼，看来可以避雨。三脚两步，就奔到那门楼底下。果然，还未停脚，那有蚕豆点子那么粗细的雨就来了。一片雨雾，连对面城墙也不看见。

八字门楼，两边将墙支出，中间有一个很宽的大门。上面有瓦，可供四五个人避雨。雨下得非常猛烈，一下工夫，地下就成了河。杨止波想着，地下的水，一刻儿是不能干的，这非赤足回家不可。正这样想着，胡同内来了一辆骡车。车夫坐在车杠上，拿了一根竹鞭子，打得骡子乱跑。但车轮子在水里跑，时常遇到车辙。糊里糊涂车子向上一碰，轮子在辙里一别，好久不能出来。好容易，拔出车辙来了，但是不多路，照样又来了一回。走到门口。那车夫不愿跑了，就把骡车一拉，靠近了大门。自己也跳下车来，将身上乱抖。看他身上，一件薄棉袄，已经湿透了。

那个车夫见杨止波看着他，便笑道：“我这样浑身透湿，真是少见吧？我在大雨中淋着，想快些到家呀。不想雨

越来越大，回家简直不行啦，这就只好避雨一下罢。”杨止波只见他老望着天，因道：“我不是无缘无故望着你的。我想，你这一身湿，现在你又急又累，你还不觉得。等一会，你心事一定，那会感到周身都是凉的。还有你这骡子，同你一样，这会子感着不冷，回头它会冷得厉害的。”那车夫两手一拍，叫道：“你这话很对，我马上就走。先生，你住在哪儿，要是我这车子顺路的话，可以带你回去。”杨止波道：“我没关系，雨止了，我脱了鞋袜，打赤足回去。我住在顺治门大街，路也不多。”车夫道：“那正好顺路，我家在广安大街。快些上车，现在雨小些了。”

杨止波一想，这路上的水恐怕一时不会干，而且雨还在下，就答应了一个好字，随身爬上车去。他这个车身子，上面是一个蓝布罩子，下面没有垫子，一副光板。杨止波两脚盘起，在那光板子上坐着。这个车夫马上坐上车去，打着骡子，在泥水里滚着走。但是车辙，非常的多。车子走着，往东一摇，又往西一摆，坐着的人和车子一样，也往东一个颠簸，往西一个颠簸。这时，车子又遇到了深辙，辙里又藏着两块大石头。这就一个车轮向下一袭，那个不遇到车辙的车轮，又向上一挺。这坐车子的人，就在一袭一挺之间，向旁边一闪，碰在车身架子上，而且接连来了四五次，杨止波右额头，就碰了一个大疙瘩。

杨止波在车子里叫道：“车夫老大哥，我这车子不能坐了。已到了顺治门大街口上，我下车罢。”车夫笑道：“我这车子，真也不好坐。但是雨还下着，你下车可又要一身淋湿呀。”杨止波道：“那不要紧，我还没吃饭，前面有个馒头铺子，歇下来，我吃几个馒头。”车夫道：“吃馒头，你

是南方人，管饱吗？”杨止波道：“我是出门人，我和朋友说过，四海为家，管饱管饱。”可是杨止波说了这话，自己觉得不对。自己说了四海为家，怎么骡车不能坐呢？还好，那车夫对他这个说法并没连想到他坐车上面去。便将车子赶了两步，赶到馒头铺边，把车子停住。杨止波下车说了一声谢谢，那车夫赶着那骡车走了。

这时，雨还在下，杨止波慢慢的走进店来。看到这里馒头炸糕麻花尚有几个，堆在案子上，笑道：“这怎么吃不饱呢？掌柜的，这多少钱一个呢？”旁边有一个穿青布夹袍的人，正在案子边望雨，便道：“炸糕，一个铜子儿两个，还是雨刚要来的时候炸的，真新鲜。”杨止波见掌柜的已经同自己说话，于是掏了四枚铜子，将炸糕馒头挑了一大堆。掌柜的将他买的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搬了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杨止波就安心的吃起来。

杨止波的衣服，虽有点儿湿，本来可以随它的。但掌柜的说：“这里有现成的炉子，把夹袍子脱下来烘一烘吗！”掌柜倒也很照顾行人，杨止波就依了他的话，把湿夹袍子脱下，烘了一烘。看看雨已经停止了，不过地下的雨水变成了一条大沟，正哗啦流着。杨止波就把鞋袜一齐脱了，将夹袍鞋袜，卷成了一卷，全夹在肋下。和掌柜的说了一声劳驾，就成了一个短衣服的人，走得泥水四溅，一会儿他就回到了会馆。

次日，一阵暴风雨过去，是一个晴天。到了十点钟，就到邢笔峰家上工了。这里有一点儿材料，四五条稿子，不要两点钟就编完了。邢家订有很多报纸。初到北京，当然要把报纸细心看一下。这时北京的报纸，非常的简单。凡是像样的